

【德】曼弗雷德·富尔曼 著
任 革 译



公民时代 的 欧洲教育典范



*Der europäische Bildungskanon des
bürgerlichen Zeitalters*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社

【德】曼弗雷德·富尔曼 著
任 革 译



公民时代 的 欧洲教育典范

*Der europäische Bildungskanon des
bürgerlichen Zeitalters*



人民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可扬
装帧设计:安宏川
版式设计:李迪
责任校对:张杰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公民时代的欧洲教育典范/(德)富尔曼 著;任革 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

ISBN 978-7-01-011847-5

I. ①公… II. ①富… ②任… III. ①教育-研究-欧洲 IV. ①G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1696 号

Der europäische Bildungskanon von Manfred Fuhrmann © Insel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und Leipzig 1999, Deutschland

公民时代的欧洲教育典范

GONGMIN SHIDAI DE OUZHOU JIAOYU DIANFAN

[德]曼弗雷德·富尔曼 著 任革 译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环球印刷(北京)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6.75

字数:195 千字 印数:0,001-3,000 册

ISBN 978-7-01-011847-5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增补后新版前言

[7]①

本书四分之三的内容(即原导言及前三部分)诞生于五年前(1999年)。当时,许多事情尚未像今天这般明朗,或许人们仍然心存幻想,不愿承认公民世界及与之紧密相连的公民教育已不可挽回地离我们远去?无论如何,作者当时还不能得出上述结论,他更愿意“将公民教育典范……作为尚存的事物”来对待——初版引言如是说。

其间,公民教育不再受到公众重视已是十分明确的事实,而此后就此议题所发出的声音一致认为欧洲正深陷于变革和过渡期之中,认为欧洲在奔向“全球化(或更正确的表达为:美国化)”的进程中,更经历着丧失统一价值观的危险。如果说谁已看到公民教育面临终结,他已不再是幽暗的毁灭论预言家,而如果有人宣称公民教育已不复存在,其实他只是在记录一个事实而已。

如果研究欧洲的去,或者特别关注欧洲历史上的重大变革,自会寻找类似情形,会去探寻是否存在可与两次世界大战后我们这个时代相比较的时期。而最引人注目的类比时期当属从古代晚

① 方括号中数字为原书页码。

期向中世纪早期过渡的阶段,即从由罗马控制的地中海世界中诞生了加洛琳王朝、拜占庭和伊斯兰帝国。还有其他时期显示出相似性:古希腊文化——它像当今全球化的先行者一样,通过其在亚洲和非洲的大片疆域使希腊文化得以急剧扩张。在加洛林王朝统治的世纪中,其改革使欧洲从巨大大义与精神沉沦中重新稳定下来并使整个中世纪的欧洲基本格局凸显出来。

总而言之,本书 1999 年版的这些章节反映了前景未明的变革时代的活力,这个特点并未被去掉,早期的章节并未为了表面的顺畅而被改写。反之,现有的版本增加了第四部分,它总结了近年来进行的有关教育的大讨论以及作者由此得出的结论。增加内容的第一章试着列举出公民教育遗存内容;第二章描述当今盛行的教育模式,即为经济生活的成就培养 PISA 测试及教育会议要求的“能力”;第三章最后着眼于面向未来。无论是移民潮还是原住民的个人主义都不免让人产生巨大忧虑,担心如果公共教育事业不采取措施、不规定一个对所有人具有约束力、教育大家团结统一的基本典范,那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因相互间缺少共同点和认同感而导致集体观念和国家伦理道德的缺失。最后一章阐述该典范应具备的要求。

1999 年版前言

本书的诞生系因一外因所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维也纳成立的“奥地利学院”每年夏季邀请大家去蒂罗尔州的村庄阿尔普巴赫出席“欧洲论坛”。届时,除其他题目外,还将以报告和研讨会的形式讨论文化问题,每年将规定一个主题框架。1997 年的总论题是:“什么是知识? 教育遗存及未来。”作者被要求就“是否存在欧洲教育典范”的问题在研讨会上发言。题目似乎颇具吸引力,作者欣然允诺。他得到来自瑞士伯尔尼的埃默里图斯·瓦尔特·吕格(Emeritus Walter Rueegg)作为同行者,在紧张工作的一周内得以徜徉纷繁多姿的教育风光,这些景地都是在作者的助手之间及与参与者谈话中出现过的。在此也一并衷心感谢作者的同事及朋友凭借其渊博知识而给予的协助。

或许“欧洲教育典范”这个主题也可以别样表达,但作者采用了类似于散文的形式,这一定与其个人经历有关。作者成长于德国西北部一座小诸侯府邸里,且当时正值小城丧失真正诸侯府邸地位后不久,最后一位执政诸侯尚存人世,许多商店仍挂着“王宫供货商”招牌。作者只需回忆一下他度过青春岁月的偏远滞后的故乡小城,就能看到很大一部分他所认为的代表教育典范的诸因

- [10] 素,譬如:按捐助诸侯本人命名的古老文科中学,演出歌剧并带乐队的剧院,还有因能展示木乃伊和(雷雨后的)球形闪电而独具吸引力的博物馆。

最后还要感谢作者称之为该主题创意人的同事:格拉茨社会学教授、阿尔普巴赫“论坛”既专业又明智的灵魂人物卡尔·艾哈姆,是他要求就此主题召开研讨会的。

目 录

增补后新版前言	1
1999 年版前言	3
 导言	 1
第一部分 概念	9
第一章 欧洲	9
第二章 教育, 普通教育	16
第三章 典范、经典、古典主义	22
第二部分 前提条件	30
第四章 近代欧洲对古代经典的接受	30
第五章 文科中学, 人文主义教育	40
第六章 集权主义时期的宫廷	50
第三部分 专业领域	65
第七章 文学	65
第八章 百科全书、百科辞典	80
第九章 哲学	89
第十章 历史	96

第十一章	戏剧	107
第十二章	音乐演出	116
第十三章	博物馆	124
第十四章	游学	133
第十五章	数学与自然科学	142
第四部分	后公民时代的教育	159
第十六章	公民教育的残存	159
第十七章	目前的教育替代品——能力、资格	169
第十八章	展望未来——论建立基本教育典范的 必要性	178
人名译名对照表(摘选)		189
参考文献		193
图片说明		204

导 言

[11]

“欧洲教育典范”模式并不普遍,它还需要一些诠释。“欧洲教育典范”指的是全体欧洲人或部分属于某特定社会阶层、社会上层,特别是受过学院教育的公民阶层的欧洲人共同分享的知识和认知总和。

人们不禁要问:是否存在过这样一种总汇、一种甄选自对人们颇具约束力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和科学传统的特定精选集萃?而这种集锦如今是否依然存在?本书认为,无论如何,上面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从启蒙运动至两次世界大战的近代、从 17 世纪晚期至 20 世纪早期,这段刚刚逝去不远的欧洲历史时期无疑熟知并认可一种具有约束力的教育典范,而此教育的承载者不再是或者说仅仅顺带是(天主教)教职人员和贵族,也还不是现代大众社会,它是一个严格限定的阶层——公民阶层。

此处对第二个问题可能尚无答案,但可以确定的是,产生、发展公民典范并毫无障碍地将之代代相传的时代在 20 世纪上半叶结束,它为大众时代所替代。给典范赋予具体形式的各机构实体虽然尚存,但它们在近几个世纪里均经历了巨大变化,也可称为巨大变形,这些机构包括(教授希腊、拉丁语的)文科中学、剧院、博物

馆,此外还有音乐演出和报告会;或者说,它们大势已去,因为它们
[12] 不再得到广泛共鸣。这里似乎反映出,曾经明显有别于其社会环境的典范承载阶层已让位给复杂广泛的社会大众全体。

“受过教育的”父母亲和人文主义文科中学这公民典范的两大主要阵营仅剩下来些许残余,这两大阵营首先传授给成长中年轻人的是对一种语言高水平的说和写的能力,与此同时,受教育者因此也就自然接触到文学、哲学和历史。那些市民阶层曾经参与其中、协同完成的诸如戏剧和音乐演出等仪式已因现代媒体、唱片、电影、广播电视等的普及而失去意义,其曾具有的“社交性事件”的功能亦因此被剥夺,简言之:人们可以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进行复制。教育旅行(游学)似乎是要异常明确地宣告时代变迁;曾经那些贵族骑士之旅已被乘坐包租飞机和大轿车的大众旅游所取代。

公民典范的散失使许多事物随之消亡:威廉·拉贝(Wilhelm Rabe)作品《普菲斯特磨坊》中有个十分真实的形象——化学家阿瑟博士,他在日间辛苦劳作后,晚间通过阅读荷马的读物对现状了然于胸,那就是:令人振奋的原有的一切已从当今现实中彻底消失。另一方面,就像当初公民阶层继承了部分贵族阶层传统那样,如今,近代大众运动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公民阶层衣钵,而公民典范诸要素也因而得以继续保存,或变更、或模糊、或稀释、或以别的什么原因而中断。这里是否重新出现一种典范,换言之,现代文化与休闲活动是否已催生出旧时公民典范的对应物?如果谁对此作出肯定的回答,他即刻就会面临接踵而至的另两个问题并对之
[13] 表明自己的观点。这两个问题为:将所罗列的这些新典范仍定为“教育”范畴是否有意义,以及它们与欧洲典范范畴还有多大关联。公民时代的典范无疑包括教育典范。

不过,上述问题不在此处讨论之列,这里更多是探讨公民教育的起源及本质,而非其解体及过渡为一些轮廓不清的新事物的过程。我们在此将公民教育典范作为仍然存在的事物来对待,尚未尽述各领域典范不断发展后的全部新内容即停止描述。典范这种对当代内容的开放性并非无稽之谈。从公民典范到新内容的过渡历经几代人,其特点是,尽管公民典范在所有领域均明显衰落和解体,但同时却在老一辈人中完好无损地继续保持着生命力。谁曾受其影响,终会将之毫无本质改变地保留一生。

关于“典范”,人们总是在讨论文学遗产精选集时才去谈论,究竟哪些内容与典范概念的发展历史密切相关,而这正是要展示的内容。本书将与通常方式不同,作者试图给出一个范围更为广阔的领域概况。所有相关领域,至少其中最重要的都要筛选一遍,这些领域均为近几百年来欧洲那些“受过教育的人”在职业之外通过学校教授和父母熏陶、或自己去熟悉的领域,这些领域的精髓为他们所共有,使他们因此感觉自己属于同一阶层,给予他们精神和情感养分并树立他们的世界观、教给他们鉴别人的能力和美学享受。

此处所称领域皆具有概括性标签;它们均为普通教育(通识教育)^[14]的组成部分。谁要想一目了然地了解就业前和职业外知识总体范围,他只需看一下 19 世纪末人文主义文科中学的课程表就行了。一切特殊需求,以及一切被自己或他人认为可教的内容均可在那儿找到家园,例如,古代语言、现代语言、历史、艺术、数学和自然科学。诚然,文科中学里这些内容所占的比例主要出于对教育因素的考虑,课时分配与普通教育中不同。例如古代语言在课程表中所占分量远比受教育者练习语法和文字技能所需大得多。另一方面,他们一般在每周两小时的音乐课上仅教授最基本的艺术

与音乐史知识,而绝大多数内容都通过个人自身兴趣、通过观看音乐演出和参观博物馆并借助相关导游人员解说的方式获得。哲学似乎没在课程表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柏拉图和西塞罗的著作被列入希腊语、拉丁语课的阅读计划中,这样,文科中学的学生们总能被引导去了解古代哲学的基本概念。

至此,宗教还从未被提及。宗教作为学校一门课而存在,越晚越不被当成公民典范的内容,这就是它们未在典范内容中单独成章的原因。直到启蒙运动前,宗教是欧洲世界观和生活导向唯一合法基础,它作为信仰和伦理要求主宰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圣经》作为长年累月日日被运用的神圣文字享有优先地位,与其他一切文献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几乎所有艺术与科学在中世纪及近代最初的几个世纪里均在为影响巨大的基督教服务。

16世纪和17世纪的宗教战争使基督教名誉扫地,从而结束了其作为整个公众与私人生活中心的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受理智引导的独立自主的伟人理想和成为决定全体成员思想与服饰的精神力量的民族国家。最后,基督教秩序的社会体系、现存社会等级也被打破;专制主义让位给君主立宪制,从今往后,不再是王宫,而是公民阶层的上流社会在所有文化领域定调。

在此前提下,19世纪末公民教育典范作为世俗化的产物逐步形成,这意味着,艺术和科学通过这世俗化过程被去神圣化,并最终被从宗教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宗教角度诠释的世界图景以及宗教所要求的伦理道德如今由科学来解释并遵循哲理要求;而造型艺术、音乐等曾经主要服务于宗教的事物,如今越来越被理解为公民社会存在的饰物及因其自身美感而具有价值的美学现象。在教育领域,国家承担了迄今为止一直主要由教会承担的任务,此前,

这些任务在有些天主教国家主要由教团怀着极大的荣誉感来完成。在 18 世纪末,文科中学里出现的新职业阶层——语言学家,他们取代了沿袭至当时仅由神学家把持的位置。与此同时,终结 [16] 拉丁语作为全欧洲沟通方式的时刻来临了。而民族语言如今也结束了拉丁文在科学领域长达一千多年的传统地位。

随着上述变化应运而生的公民教育典范十分广泛和灵活,足以容纳宗教内容和感情,而且,宗教此时亦不再拥有统治地位。许多受过教育的人只是通过(叙述宗教故事的)大型清唱剧才学到《圣经》经文、仅仅通过古代大师的油画才了解圣徒传奇的。教堂对公民阶层旅行者来说起到的是博物馆的作用,整个基督教建筑、绘画和雕塑艺术亦首先是因其艺术上的完美程度而受到尊崇。

这种深刻转变无疑是古代欧洲传统自民族大迁徙以来、自从古代过渡到中世纪以来所经历的最为剧烈的变革,它也创造了与其自身完美贴切的独特术语,特别是在德语语言范围内,产生了“教育”和“文化”的概念,这些概念具有特定含义^①,且其含义延续至今。“教育”这东西,对身处宗教渗透所有领域的时代中的人们绝不可能发挥作用,这一点大家很快就能感觉到。中世纪有神职人员和学者以及符合基督教典范标准的知识分子,但没有公民意义上的受教育者这种类型,后者无疑是以公民教育的内容及其突出的世俗化特征为前提条件的。与之类似的相关概念是“文化”。如果谁将之用于打上基督教烙印的时代或者谈及诸如“基督教文化”或“中世纪文化”,他实际上已因此而将自己置身于此宗教之

^① 本书此间还有另一个目的:这里不是要与过去的基督教时期去对照,而是要总结出德国与同时代西欧各国不同的独特之处。

外:他已将之首先归结为“文化”,而非作为信仰团体来看待。

- [17] 尽管“教育典范”与此书讨论的时代、与启蒙运动和 19 世纪十分契合,但“欧洲教育典范”一词的内涵本身却显得矛盾重重;典范中的“欧洲”指的是什么?世俗化和去基督教时代同时也是民族思潮、民族国家以及欧洲各民族争取独立的时代,人们禁不住要发问:那包含无疑业已存在的各民族典范的“欧洲”内容何在?在政治领域,人们常将欧洲视为一个由各民族国家组成的集合体,因此,若将欧洲典范看成欧洲不同民族典范总括也十分有道理,尤其在文学等方面存在显著语言差异。而严重影响理解力统一的领域,这里立刻就能显示出对民族因素的需要远大于对欧洲共同因素的需求:在单个国家文学典范中,用其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家占明显多数,而所有外国作家数量总合也仅仅占其中一小部分。

- 同样,自从欧洲作为一个相当统一的文化区域存在以来,自民族大迁徙开始,欧洲始终作为一个沟通渠道畅通的体系历经所有历史时期,意即:在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进行的人文、艺术、科学或者技术领域的任何重要创新均会几乎畅通无阻地在其他欧洲国家得以推行,特别在领导层,从未出现过明显文化差异。这也适用于当代,或许在某种程度上特别适用于当代,因为,不再受朝代限制,如今,上升为单一绝对价值的民族道德品质决定人们在政治文化领域
- [18] 的行为。如此看来,欧洲各国典范不外乎同一类型的不同变异,其共同点远远超过差异之处。诚然,目前许多对教育典范各部分的描述常常注重其民族特点,而非在概括性和相互依存的欧洲共性方面浓墨重彩。民族文学史的记载也一再显示出这种趋势;这种趋势既出现在特色领域,也出现在充满国家竞争的歌剧史上。然而,这类扭曲的状况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那就是:欧洲教育典

范确实存在,而且,在其所有组成部分中,欧洲共性比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个性更为重要。

目前似乎尚无一本书完全符合本书论题,仅仅在文学、戏剧、音乐等个别领域有相关研究,但常常只是些零星的素描,时而也有些内容详尽的专论。因此,本书的特别之处首先在于它系对“欧洲教育典范”这个现象进行概览的首次尝试。本书所存疏漏及目光短浅之不足在所难免(作者估计自己过于从中欧的地理位置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请大家对之予以谅解,此书绝非高水平终极之作,它仅为最初的概述和草稿而已。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涉及前提问题,作者阐述了该主题下最重要的三个概念:“欧洲”、“教育”和“典范”。作者在此也冒昧对“公民阶级”这个概念试作概括。第二部分解释了公民教育的一个历史条件及两个重要结构性前提,它们同时在此勾勒出公民 [19] 社会建立其教育典范的基础。

关于历史性前提,这里指的是对古代文化的拿来主义,它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最有力地推动了欧洲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因此,首先对近代欧洲对古代文化的接受予以概述似乎恰如其分。

首先,(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文科中学作为公民教育一个重要机构上的先决条件当之无愧地享有赞誉,尽管为时不长;它们在19世纪初被打上了人文主义—理想主义烙印,正如所显示的那样,成为容纳公民教育的容器。

其次,是集权主义的宫廷:尽管公民社会与王侯府邸相去甚远,作者仍将三个场所纳入公民教育的宏观范畴,它们分别是:戏剧、音乐会和博物馆。它们超越普通纯艺术风格欣赏角度、作为公民艺术享受前提条件的作用有必要在这里一并作概括性提及,因

为后面将逐项详述,此处就不分别描述各个艺术领域所建机构实体。

第三部分内容不言自明:这里论及公民教育系统、具体内容及领域。人们在此不仅会怀疑内容是否一方面显得太繁复,而另一方面又觉得太过简省。大家可以将关于百科全书那一章权当作额外的附加内容来看,如同图书馆,它是由过去时代延续至公民时代的机构,其更多是作为教育的辅助工具,而非教育内容的一部分在发挥作用。本书自然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例如,或许地理有必要享有专门一段文字,又或许除音乐会外,还须关注室内乐,歌剧外还有芭蕾舞。不过,作者并非追求完美无缺,他只想将最重要的内容概括性地呈现给诸位而已。